

Donald Fowler 博士，旧约背景，

第 11 讲，Nuzi

© 2024 唐·福勒和特德·希尔德布兰特

这是唐·福勒博士关于旧约背景的教学。这是第 11 节，Nuzi。

在我们上一讲中，我们谈到了巴比伦洪水的记载和圣经中的洪水记载。

当我们这样做时，我们不禁注意到圣经对洪水的记载和美索不达米亚记载的各种演绎之间有一些非常惊人的相似之处。当然，也存在实质性差异。这种现象无疑代表了我们在背景领域面临的难题。

问题是相似之处常常伴随着不同之处。当我们讨论使用古代近东材料来解释圣经时，我们面临着如何处理不可否认的相似之处和差异的问题。这是该问题的测试用例之一。

有三个提案试图解释两份文档为何看起来如此相似。首先，希伯来人从美索不达米亚借用了洪水的概念。从哲学上讲，这是不可能的。

有明显的证据表明，随着历史的增长，美索不达米亚洪水的规模往往会扩大，从一般的简单到复杂。创世记 6-8 章似乎是该事件的所有古代版本中最短的。另一方面，从时间顺序来看，它比其他的要复杂得多。

它有五个日期，而他们没有。它指的是 7 天、40 天和 150 天六个不同的时期。

虽然《吉尔伽美什史诗》每部只有 7 天中的两到三天，但整个《阿特拉哈西斯》中有 17 个按时间顺序排列的数据，《吉尔伽美什史诗》中有 13 个按时间顺序排列的数据，而《圣经》比这两个其他文献短得多，却有 16 个按时间顺序排列的数据。嗯，我们指出的只是解释相互关系问题中的一个小问题。

但存在时间顺序问题。如果摩西在 1400 年写作，并且是在埃及或西奈沙漠写作，那么他是如何知道美索不达米亚洪水的记载的呢？很难假设摩西会借用书

面文件，因为在这个特定的时间，书写是由专业人员掌握的。因此，很难理解它是如何以书面形式发生的。

当然，这可能是口头发生的，尽管这仍然完全是推测。也就是说，在古代世界，他们更倾向于口头传递事物，可能是因为书写系统的复杂性。因此，摩西可能听说过洪水的记载，但很难理解，如果摩西相信创世记 6-9 章中故事中的任何内容，为什么他会借用一份如此异教的文献。

因此，这件事有可能发生，但似乎不太可能，无论是出于时间顺序还是神学原因。如果摩西借用了美索不达米亚人的思想，那当然可以解释相似之处，但这并不能真正解释差异。理想情况下，我们需要的是一个能够解释相似点和差异的系统。

因此，摩西似乎不太可能从美索不达米亚的帐户中借钱。如果确实有一位上帝，并且这位上帝确实以无穷无尽的方式控制着人类，那么上帝也有可能感动摩西利用这份文件。除了我们在上一讲中看到的相似之处之外，没有真正的证据表明这一点。

因此，一些保守派可能会认为美索不达米亚人借用了《圣经》。好吧，这又是一个想法，但如果我们开始审视这个想法并问自己这个问题，这怎么可能发生？居住在 600-900 英里之外的美索不达米亚人怎么可能从希伯来人那里借用这个记载，特别是考虑到摩西显然是第一个写下这段文字的人，而摩西从未去过美索不达米亚？因此，很难理解美索不达米亚人可以借用这一点的拟议场景，更不用说时间顺序问题了，因为如果摩西在 1400 年写作，我们就有已经存在的美索不达米亚记述。

那么，摩西的写作时间比《阿特拉哈西斯》和《吉尔伽美什史诗》的书面版本晚了两三百年，那么按照时间顺序，这将如何进行呢？再说一遍，借钱的可能性只解决了问题的一个方面，即相似之处，而不是差异问题。所以，我的假设只是一个猜测，但我建议的是一个小计划，我想表达我的观点。我想以一定程度的沉默来表达我的观点。这只是一个值得考虑的建议。

我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这一点，但我们假设发生了一场全球性洪水，或者至少一场洪水覆盖了美索不达米亚盆地。我的建议是，圣经的记载和美索不达米亚的记载可能都记得同一事件。

我提出的可能性是，通过神圣的指导或灵感，摩西最终对那场洪水有了正确的记忆，而巴比伦人也许也记得洪水事件，但它被神话和其他历史错误所扭曲。换句话说，他们都记得洪水，但《圣经》的记载是正确的，而美索不达米亚的记载则以部分正确、部分扭曲的方式记住了它。当然，这充其量只是一个看似合理的解释，但其中吸引人的因素之一是，这样的解释解释了为什么我们有相似之处和不同之处。

美索不达米亚的记载有一部分记得准确，也有一部分记得不准确。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无法以任何程度的确定性（甚至概率）知道如何解释相似性和差异性。但我认为，人们经常提出的答案是存在借贷。

借用当然可以发生，但是当我们的文化远至以色列和巴比伦时，考虑借用就有点困难了。现在我确实理解了批判理论中的批判理论。我们称之为《圣经》的大部分文献都是在公元前六世纪流亡到巴比伦时写成的。当然，类似的事情有可能发生，但我要提醒我的听众明白，虽然以色列被流放到巴比伦，而且以色列可能受到这些文件的影响，但没有确凿的证据表明这种情况发生了。

因此，这也是理论上的，我们一直在考虑的所有其他提案也是如此。就这么多，我想，那么，当我们回顾它的时候，我们可以回头说，似乎在新月沃土上，确实有一场大洪水摧毁了那个时代的世界的传统。圣经记得它，美索不达米亚人声称记得它，所以这就是我们不得不离开的地方。

我们将继续讨论古巴比伦时期的第二个文献来源，我们称之为 **Nuzi**，有时拼写为 **Nuzu**，平板电脑。这些石碑来自扎格罗斯山脉山麓努齐的一处遗址。一旦我打开地图——我们开始——我就可以向你展示努兹的大致位置。

所以，如果我们关注 **Nuzi**，**Nuzi** 大概就在这个区域的某个地方。这里是扎格罗斯山脉，请记住，这些都是些严重的山脉，努兹就在这里，靠近扎格罗斯的 **Z**

和 A。这就是 Nuzi 的所在地，这就是我们要讨论的发现的这些平板电脑的区域。

在1925年到1931年间，美国东方研究学院，当你看到像ASOR这样的缩写词，而你不知道它代表什么时，让我提醒你，在我们课堂笔记的一开始，我有几个这些页面按字母顺序排列，因此您所做的就是转到课堂笔记的开头，按字母顺序查找 ASOR，它会告诉您这是美国东方研究学院。他们挖掘了该遗址，他们确认该遗址为努兹（Nuzi）。识别您正在挖掘的遗迹的名称并不总是那么容易。

在那里发现了数千块泥板，立即引起了学术界对《创世记》中某些父权制事件的关注。努兹资料的经典使用，也就是说，当我说经典使用时，我指的是努兹的碑文如何影响了《创世记》中多个故事的理解。这些努兹文本的经典用法可以在 Ephraim Spieler 在锚圣经中对创世记的评论中找到。

从1935年到70年代初，学术界颇为流行根据《努兹》的类似习俗来论证《创世记》中父权故事的历史真实性。现在，也许在我的听众中，有些人受过足够的教育，他们对我刚才的言论感到惊讶。那么让我为您指出这一点。

我们今天早上八点左右到达这里，所以我们正在慢慢预热发动机。那么让我向你解释一下。你没看错，批判学者们正在利用努兹的文献来论证《创世记》中父权制故事中某些叙事故事的历史有效性。

在当今世界，我们已经习惯了批评界否认历史的准确性，尤其是《创世记》中的历史准确性。所以，我们问自己这样一个问题：这是怎么发生的，为什么会发生？嗯，之所以会发生这种情况，是因为 Nuzi 泥板的主要或主导主题领域集中在 Nuzi 文本中的大量收养故事。这些收养故事随后被读入《创世记》的故事中。

让我们看看我是否可以给你一些解释。首先，当亚伯拉罕收养以利亚撒时，这个故事是根据努兹来解释的，尽管文本并没有说他是亚伯拉罕收养的以利亚撒。以利亚撒是他忠实的总管，他忠诚的首席奴隶。

文本从未说他被亚伯拉罕收养，但因为收养主导了努兹，所以这被解读到了那个故事中。这在雅各-拉班的故事中尤其有用。如果你还记得这些故事，雅各布去了美索不达米亚，表面上是为了娶妻，在那里他遇到了一个比他更有道德顾忌的人，拉班。

所以，如果你还记得这个故事，雅各布爱上了瑞秋，他为她工作了七年，在前电气时代的新婚之夜，拉班愚弄了他，把他的另一个女儿利亚给了雅各布，而雅各布却浑然不觉直到第二天早上，当他醒来时，他发现自己嫁给了利亚，而不是雷切尔。好吧，他又工作了七年，这段文字是圣经中令人愉快的段落之一；文本告诉我们，他对拉结的爱是如此之大，以至于七年似乎只是一天。因此，在接下来的七年阶段结束时，他在经济上赢得了与拉结结婚的权利，但由于雅各在上帝的帮助下繁荣，拉班开始嫉妒他。

于是，冲突发生了，最后，全家，即雅各、拉结、利亚和他们的孩子，决定逃离拉班，返回迦南。随着故事的展开，雷切尔偷走了家族的神像，它们被称为特拉菲姆，谁知道她还拿走了什么，但在半夜，他们开始了返回的旅程，拉班醒来了，在某个时候他发现他们走了，所以他追赶他们。因此，当他找到他们，当他抓住他们时，他坚决要求他们归还家庭之神，特拉菲姆。

在古代世界，拥有这些便携式神像的泥像是一种比较常见的做法，它们被称为家庭神，它们被保存在住所里，所以雷切尔偷走了它们。所以，原来我刚才给大家讲的那个长篇故事，在努兹身上又被重新解释了。这个故事的解释是拉班收养了雅各布，而雷切尔偷走神像的原因是神像，我们从努兹那里得知，神像是土地所有权的文件，也就是说，如果你拥有家神，你就有了拥有土地的证据。

嗯，我记得 1968 年我在神学院的课堂上受过教育，我记得我所受的教育就是我现在在整个故事中向你们描述的内容。本质上，努兹的故事是从努兹中提取出来的，并强加到创世记的故事上。事实上，它充满了漏洞，因为文本从未说过或暗示雅各被拉班收养。

此外，没有真正的证据表明，即使雅各布被收养，我重申，文本没有说，但即使雅各布被收养，我们从古代世界的法律知道，雅各布将被从收养中删除拉班

生孩子后的状态。创世记中的经文告诉我们，当拉班追赶雅各时，他和他的儿子们一起追赶他。所以，即使他被收养了，到那时，他也会被剥夺作为被收养者的权利。

此外，认为特拉菲姆是证据，提供土地所有权的法律证据，这是对努兹文件的误读。这是对努子碑的解释，但已被拒绝。所以基本上我在神学院学到的东西被证明是完全错误的。

关于努兹所谓的采用公式的例子，我们要说的是，所有这些所谓的相似之处都是由发现泥板并用它们来解释圣经文本的学者创造的。这正是我在讲座的第一天告诉你们的，当时我在《圣经文学杂志》上引用了塞缪尔·桑德梅尔的文章。这是一个并行狂的例子。

它将人造的当前发现强加到圣经的书页上。所以我可以告诉你，当我们现在准备开始这段旅程或完成这段通往古巴比伦时期文学的旅程时，就我而言，在我们之前关于马里的讲座中，使用马里石板是一个平行癖的例子解释预言，因为所关注的只是相似之处，而不是差异。我对这样一个概念非常感兴趣：如果你想要进行类比，你就必须解释相似点和不同点。

因此，在 Nuzi，我们面临的是一个解释时代，美国批判学术界有意利用古代近东材料来解释《圣经》。现在，当我走向你们面前的这个底部段落时，这引出了我想说的几件事，其中之一是直到今天，直到今天，每当有平板电脑或其他东西出现时考古发现，每次我们经历这个过程时，就好像解释员戴上特殊的眼镜，然后用他们特殊的眼镜，通过考古史上最新发现的镜头来解释圣经文本。我在 Nuzi 身上就看到过这种情况。

后来我在玛丽身上看到了这种情况。我在乌加里特身上看到过这样的事情。我们来谈谈乌加里特。

死海古卷就发生过这种情况。每当我们发现重要的平板电脑来源时，我们就会从其古代背景中推断出来，并将其叠加到圣经的文本上。现在，作为基督的实践追随者，或者至少是试图这样做的人，我要小心，不要违反我的主的命令，

我被直接告知不要评判，但我必须承认一个怀疑，也许发生这类事情是因为考古学家在发现与圣经相关的东西时会变得非常出名。

你知道，当伦纳德·伍利爵士在乌尔发现洪水沉积物并告诉世界他有圣经证据时，他有圣经洪水的考古证据，你知道，那是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这成为了整个西方世界、整个欧洲和美国的头条新闻。他出名了。

我不禁怀疑，每次我们发现平板电脑时，我们都会经历同样的事情，原因之一是因为这对考古学家来说是成名的诱惑，我不想特别指责任何人，但由于每次我们发现平板电脑时都会发生这种情况，我记得当考古学家四十年前或三十年前在埃布拉发现挖掘机时告诉我们，他们在埃布拉档案中发现了亚菲名字的证据，他们发现了在位于叙利亚西北部的埃布拉的档案中，有亚菲的名字。当向圣经文学协会参与者宣布这一消息时，我坐在观众席上，整个房间的 5,000 人都在为这个消息而议论纷纷。嗯，你猜怎么着？事实证明，这根本不是 Yafeh 的名字，并且从字面上看，今天，没有人相信 Ebla 平板电脑中提到了 Yafeh。

所以，在关于 Nuzi 的评论中，我想说的一件事是，早在 1925 年，我们仍然处于使用古代近东材料（如动态手电筒）来照亮整个圣经世界的真正阵痛之中。这就是问题的一部分。问题的第二部分不太明显，我希望我不会在这方面失去你或让你感到厌烦，但在本段中，我向你提到，从 1970 年到 1980 年的几十年里，几乎所有学术成果都拒绝使用努子泥板有助于证明《创世记》中事件的历史真实性。

对此最实质性的挑战是托马斯·汤普森关于父权叙事历史性的著作。因此，概括地说，让我解释一下，从 20 年代到 1970 年代，我们正处于一个西方学术（西方，我指的是北美）陷入所谓的圣经考古学的时代。考古学的主要目的之一是解释圣经。

好吧，如果你正在看 4,000 块平板电脑，并且你的预设是使用这些平板电脑来阐明圣经，令人惊讶的是，这种预设会让一个人陷入麻烦。因为你的预设是 Nuzi 石板的主要价值之一是照亮圣经，而实际上，Nuzi 或 Mari 或 Ugarit 的首要任务，解释石板的首要任务，是照亮人们平板电脑所在的城市。因此，当我们

审视整个学科领域时，我想说的是，当北美学者有兴趣使用这些古代近东材料来解释圣经时，我们在古代近东材料的历史上有一个独特的解释窗口。

因此，如果我能带您进行 15 分钟的教会历史之旅，那么我也许可以向您解释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奇怪的事情。随着宗教改革时期对欧洲的影响接近尾声，它留下了一份重要的遗产，需要历史和科学的空间。换句话说，神学并不是独立存在的。

神学需要与历史齐头并进。嗯，这意味着人们不会自动相信圣经，但圣经也许应该被证明是准确的。因此，在宗教改革之后的几个世纪里，学术界开始脱离正统观念，这在某种程度上将经文归入了自己的类别。

尽管人们仍然普遍认为它是一本神圣的书，但它现在受到了历史证明的审查。然后，在 19 世纪中叶，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之一发生了。查尔斯·达尔文横渡海洋，在这些旅行中，他发现了他所认为的科学现象的证据，这些现象后来被称为进化论。

通过这样做，达尔文向世界发起了对圣经记录的进一步挑战，因为他最终为世界提供了上帝的替代品。也就是说，只要有足够长的时间，生命本身就可能从化学物质中诞生。生命本身可能会出现，并且在足够长的时间内，生命可能会演变成多样性，直到经过足够长的时间，你才能拥有我们今天所知道的生命。

现在，有时基督徒也采纳了达尔文的观点，他们接受所谓的有神进化论，即这种进化发生了，但上帝控制了它。有时，基督徒拒绝达尔文进化论的整个概念。但我要对你们说的是，达尔文的理论于 19 世纪下半叶确立，对基督教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为它提出了另一种关于起源的建议，似乎为圣经起源的主张敲开了大门。起源。

结果，在达尔文之后的一个世纪，基督教受到达尔文教义的巨大影响，以至于人们大量放弃了基督教。到 19 世纪之交，也就是我们所说的 1900 年，几乎每个教会都受到了圣经替代科学的可能性的巨大影响。几乎所有的基督教组织和学校尤其开始迅速背离正统基督教，否认《圣经》作为合法的起源文件。

因此，德国学术界开始产生自己的重大影响，并以格拉夫、基南和威尔豪森等重要学者的名义产生影响。现在，威尔豪森所做的，朱利叶斯·威尔豪森，是他成为了一群德国学者的一员，他们能够采用达尔文的理论并将其应用到圣经世界。威尔豪森·格拉夫和基南的结论是，正如人类和地球上的所有生命在无尽的时间里从简单的有机体发展成为我们今天的现代复杂有机体一样，圣经的世界也经历了类似的进化。

这种演化遵循了达尔文教给我们的原则，即从简单到复杂。尤其是威尔豪森和德国学者告诉世界，正如生命从最简单的形式进化到复杂的形式一样，宗教也遵循类似的从简单到复杂的模式。因此，他们创造了一种文学演变，被称为 JEDP 理论。

J代表神圣的名字Jaffe。您可能还记得在德语中J和Y，在德语中J发音为Y，由此我们得到 Ja hweh。在你们的英文圣经中，正如你们所知道的耶和华一样，贾菲是真名。

E代表圣经中的神名Elohim。D等于《申命记》作者，这在批判理论中最好地体现在《申命记》中。P代表牧师。

因此，格拉夫和基南以及威尔豪森所做的就是普及这个概念，以便耶和华主义者，他是一种简单的原始神学家，耶和华主义者大致在十世纪到九世纪完成了他的工作。这些是威尔豪森系统的编辑，他们不是作者。Elohist 大约是公元前 8 世纪。

申命记是第七章到第六章，然后这是第六章到第五章。现在请记住，5 世纪就像 500 世纪到 400 世纪，之类的事情。所以，他们所做的是创造了宗教的进化发展，我不一定会花很多时间试图解释这一点，但德国学术、批判性学术的结果和影响得出这样的结论：对于旧约来说，历史价值很小。

它导致了宗教的这种进化方式。造成的就是影响，除非能引用古代近东材料来证明某个故事的历史真实性，否则圣经中的故事就被认为是不真实的。假设不是真的。好吧，这引发了一种席卷西方世界的怀疑论，以至于除了教会之外，学术界完全接受了这一点。

现在，这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情，我今天应该告诉你们：很少有学者会说他们相信韦尔豪森提出的这个严格的公式。但同样的观点在今天和当时的批判学术界一样流行，即宗教的进化发展导致了圣经世界的出现。现在，您想知道，这到底是如何在 Nuzi 讨论中发挥作用的？好吧，试着想象一下，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这一制度在整个西方世界取得了胜利，除了教堂之外，几乎无处不在。

美国的伟大学校，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和其他几十所建立在基督教传统上的学校都放弃了基督教传统。现在，这种放弃可以追溯到宗教改革初期，但尽管如此，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学术界已经开始拒绝《旧约》的大部分内容。好吧，如果我们认为我们已经把它记下来了，让我把它擦掉，然后让我告诉你一个名叫 WF 奥尔布赖特 (WF Albright) 的杰出人物，威廉·富兰克林·奥尔布赖特 (William Franklin Albright)。

奥尔布赖特当然不是东正教徒，尽管奥尔布赖特是在东正教家庭长大的。他在南美洲的父母都是传教士的家里长大。奥尔布赖特像许多人一样离开家，去上大学。

当然，当他上大学时，他接受了我刚刚在董事会上为你们准备的传统教育，即解释宗教的进化方法。就这样，奥尔布赖特获得了博士学位，并成为了那个时代杰出的考古学家。事实上，我不认为20世纪的任何人，也就是上个世纪，我不认为上个世纪的任何人像奥尔布赖特那样在学术上留下了那么长的阴影。

他可以说是上个世纪占主导地位的宗教学者或宗教材料的占主导地位的学者。作为一名考古学家，奥尔布赖特开始经常遇到一些材料，这些材料使他从本质上说，韦尔豪斯对《旧约》的态度过于怀疑。他的考古工作使他得出结论，《圣经》非常适合它的世界。

现在，因为我在课堂上教授这一点，我知道存在这种倾向，所以我现在要再次清楚地告诉你：据我们所知，奥尔布赖特不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他是一位伟大的学者。但奥尔布赖特开始相信，古代近东材料与圣经故事有着令人同情的联系。

在他的影响下，奥尔布赖特这位杰出的学者拥有数百名学生进入他们的学术世界，他们在当时被称为圣经考古学的领域中使用古代近东材料。因此，考古学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阐明圣经。嗯，这种情况发生了大约半个世纪。

20 世纪 70 年代，我读了托马斯·汤普森的书。这是一项了不起的奖学金。它对历史性相当挑剔。他将自己的书命名为《父权叙事的历史性》，他的结论是不存在任何历史性。

但这是对证据的一次强有力的学术探讨，基本上，汤普森在他的书中表明，被引用为证据的东西几乎总是不是证据。因此，它引领了一个全新的时代，我们至今仍处于这个时代，称为极简主义。极简主义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它的论点是圣经世界和圣经之间只有极少的互动。

它彻底改变了我们对 Nuzi 材料的看法。我在神学院由努兹整个领域的优秀教授所教的内容被证明是错误的。好的，所以我想向您建议的是，我们应该看到这种情况的发生，因为某些迹象应该控制我们如何使用 Nuzi 材料。

例如，从某种意义上说，Nuzi 的位置是错误的。好吧，如果你看看这里的扎格罗斯山区，看看努兹离创世的世界有多远。如果我猜一下这段路程有多少英里，我会说从这里一直到这里是 800 英里，也许是 1000 英里。

Nuzi 确实是在错误的地方出现这样的相似之处。所以，这确实不是发生这种情况的最佳地点。其次，努子是错误的时间段。

现在，我们知道努子石碑大约写于公元前 1500 年。好吧，如果按照保守的年代计算，亚伯拉罕大约是公元前 2100 年，那就相差了 600 年。即使我们采用较晚的日期作为证据，一些福音派学者认为，即亚伯拉罕可能是 18 至 17 世纪的人，但距离如此接近的相似之处仍然相距数百年。

这是错误的时间段。第三，人群不对。希伯来人是闪米特人。

在整个美索不达米亚盆地，我们都看到闪米特人。但努兹人并不是闪米特人。这主要是胡里安。

胡里安人，或者圣经中所说的霍里特人，胡里安人不是闪米特人，他们并不总是采用闪米特人的习俗。因此，努兹所做的做法是那些不遵循旧巴比伦世界文化的人的做法，而这正是我们在圣经世界中的相似之处。所以，它告诉我们的只是简单的事情，比如地点、时间和人口，应该让我们至少对如何使用这些材料保持谨慎。

但我在自己的学术研究和许多其他人的学术研究中看到的东西也非常简单。错误的预设往往会导致错误的结论。因此，当我们回到 Nuzi 材料时，让我向您解释一下，采用的首要主题，即采用的概念。

这不是唯一的大事，但却是头等大事。很自然地，我想利用我所学到的关于收养的知识，看看这如何帮助我理解圣经中的收养。摩西给我们留下了一些法律来解释收养的运作方式。

旧约故事中确实有收养的事。在古代世界，收养是很常见的事情，因为人们死得很早。如果一个男人的平均死亡时间是 40 多岁，那么他的孩子几乎不会是 20 岁出头。

因此，这在古代世界并不罕见。顺便说一句，我们知道，当我们进入像罗马时期这样有大量文献记载的时期时，我们知道收养是一种非常普遍的做法。但如果你有错误的预设，就像通过失焦的双筒望远镜观看一样。

所以，问题来了。Nuzi 本身并不是在处理收养问题，而是在处理所谓的虚构收养问题。现在，你知道奖学金是怎样的了。

当学术可以使用晦涩的词时，它永远不会使用简单的词。在来到 Nuzi 之前，我想我一生中从未使用过“虚构”这个词。我可以说是虚构的，但虚构并不具有学术意义。

所以，我们称之为虚构收养。嗯，虚构的收养只是意味着虚构的收养。这不是真正的收养。

事实证明，在努兹的世界里，在整个美索不达米亚文化，即后古巴比伦文化中，出售土地是非法的。结果是，胡里安人，非闪米特人，创造了一种绕过法律的方法。绕过法律的办法是，如果某某付给我X数额的钱，我会在这里收养某某，然后他就会成为我的儿子，他将继承我的财产。

这是一种合法的诡计。例如，我们知道一个名叫 **Tehip-Tilla** 的人，他被收养了 48 次。显然，他不是被领养的。

显然，这是一种规避法律的做法。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虚构收养。因此，解释字面上的收养是毫无价值的，因为它出现在旧约的各个页面上。

因此，最终导致奥尔布赖特整个方法的放弃，其中考古学的主要目标是阐明圣经，现在他们称之为近东考古学，几乎转向了近东考古学。另一个极端是，钟摆划过历史的篇章。因此，我要提醒任何听这个讲座的人，我们需要在写这些泥板的文化背景下仔细阅读每块泥板。也就是说，考古学的主要目的不是找到解释圣经的东西，就像我们喜欢这样的事情发生一样。

考古学的目的是再现那个时代的世界，再现我们对那个世界的理解。因此，考虑到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非常简单的解释学原则，那就是，如果你有错误的预设，那么你很可能会得出错误的结论。 **Nuzi** 是一款旗舰案例。

事实上北美的每个人都同意奥尔布赖特的方法。 20 世纪 70 年代四十年后，绝对没有人相信我们所学到的努兹文件对创世记的影响。因此，这就是为什么我会在结束本次讲座时告诉大家，当我们研究古代世界的材料时，我们必须要小心背景，我们首先要带着这样的想法来看待它，看看这如何解释那些平板电脑存在的世界。在我们开始尝试推断那个世界并阐明圣经之前。

这就是我们在研究圣经背景时要谨慎的地方。事实是这种谨慎的特点是，为了使背景正常工作，我们必须解释相似之处和不同之处。这样，我们就可以结束本次讲座，并继续讨论另一个古巴比伦信息源。

这是唐·福勒博士关于旧约背景的教学。这是第 11 节， **Nuzi**。